



湖州当代作家精品文库

湖州市作家协会主编

桃花落尽山犹在

TAO HUA LUO JIN SHAN YOU ZAI

杨静龙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桃花落尽山犹在

杨静龙



九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桃花落尽山犹在/杨静龙著. —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6
(湖州当代作家精品文库)

ISBN 978-7-5108-0101-3

I. 桃… II. 杨…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00895 号

桃花落尽山犹在

作 者 杨静龙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京丰印刷厂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8.25

字 数 243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0101-3

定 价 192 元(全 12 册)

风物宜从静中看（代序）

叶文玲

我常把一个人的名字与他的为人与他的作品作比照，杨静龙的文字，很能应合这一方法。

“人如其文”或“文如其人”，对杨静龙都很贴切。

白面长身，秀美丰仪，是他的外表。杨静龙的外表，真个是地道的“江南小生”；敏事慎言，就正有道，是他的为人。对“为人”自然要有一个认识的过程。我认识静龙不少年头，虽然不能说知根知底，至少已经有了“气谊相许披胸襟”的友情。静龙温和谦逊，且是那种好学者诚实的谦逊，在有限的见面聊天和“文章应论”时，他纵然极有见解也不急于表露，但并不是说他没有那满腹锦绣，相反，是因为更多的时候他愿意倾听。善于倾听是好学者的又一“状态”。在文坛和个人心态都甚为嚣沸的当下，静龙的状态很为我欣赏。风物宜从静中看，耽于思敏于学的人肯定会从静中做出大文章来。

静龙果然如此。“爽借清风明借月，动观流水静观山。”这几年，他不声不响地来往于那个实实在在的世界——湖州德清。他虽出生于宁波，却长期工作于此，彼地有怎样的山水文章，不消多言，光“湖州德清”四个字，足够了。

作家总是在自己立足在自己呼吸的地方入眼世界观察生活的。湖州德清是怎样的一方水土？那是我们浙江的最佳地之一，是“清风明月皆成咏，近水远山俱有情”的山水佳境，有着“绿水波满君子泽，青山满读书声”的人文渊藪。在这样的地方耳濡目染，何况是静龙这样钟情于文学的善静善思之人？这样的鱼在深渊，成“龙”那是必然。

我说静龙的“成龙”，当然不是指他在文坛当了什么这这那那的名堂，噉噉喳喳的事永远与他无缘，他的心总是静的。这一静，就静

出了名堂，这一静，就真的静成了一条“文龙”。几年不见，静龙的小说散文像天女散花一样见诸于大小报刊。我没细问他发表的数字和篇目，但凡过眼总会翻阅，在从中品味他为我们构筑的一方世界中，散享那种静秀之境，散享那种睡余书味在胸中的清爽。

我喜欢读清爽的文字，静龙的文字就是那种清爽文字。这清爽，源在于文章作者心比山水清，源在于文章作者对生活有一种了然于心的至悟。

品读时我才悟出，这几年，静龙不仅在他工作和生活的现实世界沉得很深，他还为自己构建了一个“虚构”世界：玉水河畔。他在这两个世界出入，悠游得哉！

发表在《文学报》上的那篇散文《玉水河畔》就是他这个虚构世界的宣言书。在这里，我们得知了静龙这些年创作的来龙去脉，他“招供”说：小说《声音》、《苍耳》、《遍地花开》、《遍地青菜》盖出于此。在我看来，将一个固定的地名作为一系列作品的背景，静龙当然不是首创。但是，他聪明地跳出了现实世界的羁绊，将这个同样有着诗情画意的玉水河畔，熨贴地嵌入精神世界的大荧屏，这就使他在现实世界的遨游，有了更自如的空间，使他对现实社会的思考，有了更多的理由和更深刻的发问。尽管这遨游和发问，都是杨静龙式的，不是振聋发聩式的巨响，不是呼天抢地的悲壮，但丝丝入微，动人心田。因为，此刻的杨静龙虽然依然是那个白面长身，丰仪秀美的“江南小生”，但他却全然跳出了“明月几时有，孤云独自闲”的那种闲愁轻叹，一腔胸襟，装满的是忧国忧民的大事，纳入的是人与被入侵被糟塌的大自然将如何相安的忧患……这种忧患与胸襟，当然是因为意识了一个作家的责任才产生的使命感，也惟有这种使命和责任，使杨静龙的清爽文字，就有了质地，有了突出于朋辈的份量。

心本无声音尽有。我不妄祝杨静龙马上就会有“文光射斗牛”的荣耀，我只期待静龙清泉洗砚的文字，带给我们更多的清爽。

（原载2007年9月28日《文学报》）

目录

风物宜从静中看(代序)	1
-------------	---

第一辑 越地三月

乡村兄妹	3
思父如水	15
远行	18
母校写意	21
玉水河畔	24

第二辑 西吴夜雨

西塞山前	31
霅溪书船	35
双溪钓翁	39
运河断想	42
一生传奇,七千经籍	46
翰舞千秋识湖颖	52

第三辑 龙行八千里

明月蓬莱	59
德清札记	61
丹柿小院	65
三湘写意	68
黄山散记	73
聚散皆白云	77
故乡的诠释	80

女儿鱼	83
湖城的雨	85
雨下残荷	87
十里银杏	89
椰风抚梦长	93
三访沈园	103
不夜的仙都峰	106
对一个地方的向往	109
泸沽湖	113
石窟探奇	116
感受“鲁镇”	119
越地五月纪游	122
台州两夜	127
北戴河之夏	130
在龙泉的日子	134
那个山清水秀的地方	142

第四辑 海内存知己

咀嚼生与死	149
小朋友(小城细民之一)	152
走向内心(小城细民之二)	159
龙泉细妹(小城细民之三)	170
乡居贤士	173
自然的声音	175
艺者三记	178
常耕于湖州记	183
带着油彩行走	188
人物速写	192
异秉	194

友人的书 196

第五辑 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乡土中国的行走 201

论“至味无味” 205

“束脩以上”与“亮出你的口袋” 207

古人的潇洒 211

先哲们的辩证法 214

三十三祭 216

论“器小易盈” 219

苏东坡与元祐党人碑 221

女人的武器 224

第六辑 自斟自饮且歌且行

博苑采菊之一 229

博苑采菊之二 235

青衣和白皮 2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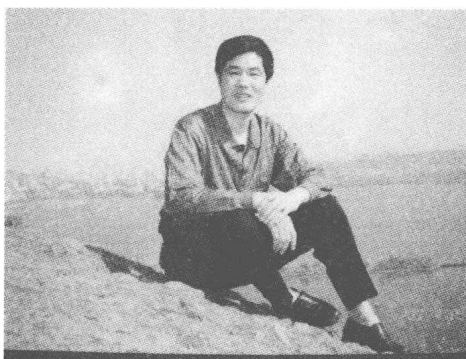
一个特别的记忆 246

一篇短信小说 250

后 记 252

第一辑

越地三月



田塍边一棵野菊花

童年留给我的记忆并不多，因为贮载着我童年生活的老宅早已深深淹没在粼粼碧波之下了。1972年，一座名叫毛力水库的水利工程在浙东地区某个峡谷里破土动工，当地的数千居户陆续向外搬迁，大部分被政府集中安置在库区外的新村里，也有不少居户投亲靠友迁往外地，我家即属于后者。三年之后，库区蓄水，我也由小学升入初中，在百里之外的甬江之畔开始了生气勃勃的少年生活。刚刚离去的童年似乎只留给我一个难以排遣的梦中景象：色彩艳丽的漂亮鱼虾在人去楼空的水底老宅里来回游荡，大姐坐在空屋的昏黄油灯下编织各种各样的草帽，席草在大姐手里翩翩起舞，发出细碎的声响，草帽像科普电影里那些会在几秒钟内发芽抽枝开花结果的植物那样，迅速变大拉长，眨眼之间就

成了形状。

山村并不种植席草，那个甬江之畔的漂亮阿姨不但给了我投亲靠友的迁居机会，还在每年到山村小住的日子里教会了大姐的编织手艺。在快乐的姑娘时代，大姐编织起难以数计的草帽和草扇子，送给全村的人，为我们家庭也为大姐自己换来交口称誉。在人们溪水般流淌不尽的赞许声中，大姐不得不在白天的劳动之后，伴着煤油灯熬到深夜，甚至黎明。她的脸颊因此被油灯熏得黝黑，双眼熬得通红，然而大姐乐此不疲。在农村，勤劳的美誉对于一个姑娘来说，比金子还要宝贵。

大姐取名静菊，静是排行辈分，为我们兄妹五人所共同拥有，菊字才归大姐所有，是她贫穷的姑娘生活中唯一的私有财富，但大姐对这一可以供她随心所欲驱使的财产，并没有抱以应有的热情态度。大姐没有上过学，但认识并能书写全家人的名字，她第一次在正式场合书写自己的姓名却是一场悲剧。那次的书写是在人民公社某间办公室里履行婚姻登记手续。淳朴厚道没有见过什么世面的父母和大姐过于相信媒婆的花言巧语了，数十里外的那个小镇对身处偏僻山村的人们来说，肯定像天堂一般美好，可小镇里那位模样还算端正的新郎，其实是个智力低下的无用男人。三年痛苦婚姻流尽了大姐毕生的眼泪，当面容憔悴的大姐在离婚书上第二次正式书写自己的名字时，她可能依然是处女之身。

大姐的第二次婚姻是幸福的，因为我的第二任姐夫和我们同村而居，互相之间熟悉得连对方衣服上新添的补丁是什么颜色都一清二楚。最主要的是，姐夫不但身体强壮言语活泼，而且和大姐一样，把无穷无尽的田间劳动视作人生的莫大乐趣。大姐会把六行秧苗插得木匠划线那样整齐，姐夫就能把田畝翻耕成桌面那么平坦；大姐会推着满载西瓜的手车兴奋地沿街叫卖，姐夫就把良种西瓜种成黄瓤无籽或者黑籽红瓤；大姐下田劳作往往到月上西山满天星斗，姐夫拔早秧走向田间的脚步声惊起头遍鸡鸣。简单然而繁重的田间生产劳动成为夫妇俩生存和生活的唯一载体，也使他们获得了应有报酬，他们较早地在村子里建筑起一幢两层砖混楼房。1979年的夏天，我高中毕业考上大学，从此就离开了家乡，以后许多次回家探亲，我都住在大姐的两层楼房里。当我以城里人的慵懒习性，早上打开窗帘，阳光已把田

野普照得光芒一片，我看到大姐和姐夫微弓的背影就像两只热气腾腾的虾子，在广袤的水田里缓缓移动。天边飘动的云朵会把太阳短暂地遮挡起来，田畈上的阳光显得一时的斑驳，阳光被遮挡的时间决定于云朵大小和飘动的速度。大姐有时直起身子，田野上的风把她渐渐花白的齐耳短发吹成了一蓬稻草。我往往会长久地伫立在窗前，忘记洗脸刷牙，忘记了吃早饭。少年时代的记忆仿佛一本厚厚的书籍，在乡间的微风中一页一页地翻动。

甬江之畔那个小小的村落，当时叫半浦公社前洋大队新河生产队。在我的整个少年时代，大姐一直以长女的身份承担着生产队和家庭里的无休止劳动。农闲季节，大队里办起一个手套编织厂，大姐成为其中一名临时操作工人，和一群妇女坐在高高的长脚板凳上，快捷而机械地来回摇动织纱机。棉纱手套在她们身后稻草垛那样一捆捆高高堆起，尖锐的机器声远闻数里。我不知道大姐处身于嘈杂的机器声中内心有何想法，反正当时我对此声音倍感亲切，因为它将是我千载难逢的生财之道。手套编织厂不但给工人们记工分，每加一个夜班，还发两毛钱的加班费。两毛钱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因此大姐从不放弃加夜班的机会，她往往连做十个夜班，然后休息一到二天，再连加十个夜班。大姐让我从家里给她送晚饭，并从她的加班费里抽出十分之一，也就是二分钱，作为我每一次送饭的酬劳。工厂每十天发一次加班费，我就能从大姐手中得到一张簇新的两毛钞票。几天之后，我就会把它变成二本或者三本图文并茂的连环画，享受劳动得到的无限快乐。

但大姐显然反对我的做法，她觉得这些来之不易的钱应该积攒起来缴自己的学费，为家里分担困难，而不是去买什么连环画。学校的图书馆里就有许多连环画，自己花钱买真是太奢侈了。可是大姐没有明说出来，她会找到一个由头，说某某某虽然只大你一岁，可比你懂事多了。我一下就听明白了，某某某高我一个年级，但他几年前就下生产队干活挣工分了（当时生产队里允许并鼓励在校学生寒暑假和星期天下队参加劳动），而我至今还在家里荡来荡去游手好闲。问题是下生产队劳动这类大事得由父母亲决定，大姐说了不算数。现在父母亲既然没有开口，我为什么要自讨苦吃下生产队挣工分呢？要知道，在家里看书和下农田干活，那真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人

怎么能够自己要求从天上掉到地下去呢？我有充足的理由和大姐抗争。其实我知道父母亲也希望我去挣一点工分，但四里八乡我读书成绩最好，为他们争了不少面子，心里一本账也就算清楚了。

大姐却不甘心她的失败，开始不厌其烦地在我面前表扬二哥。说二哥如何勤快能干，在同龄青年中第一个被生产队评为十级劳力，每天能记十个工分。说二哥挑两百斤的稻谷在水田里健步如飞，让姑娘们啧啧连声。我打断大姐的话说，二哥还有个优点，你知道吗？大姐饶有兴趣地问，什么优点？你说。我响亮地回答，二哥的优点就是他不让我下地干活！大姐立即不吱声了。她的目光久久地停留在我脸上，目光中充满了疑惑和痛苦。许多年以后，我才一点点地明白，作为一个深受农业文明熏陶而没有文化的农村妇女，对生产劳动的崇尚之情发源于内心深处，她们怎么能够认同我对田间劳动的这一态度呢？我的声音对于她们来说犹如另类异音一般难以接受和理解。

从此以后，大姐再也没有在我面前提起过类似的话题。可亲密无间的姐弟之情却隔起了一层无形的薄膜，她开始以异样的目光审视我。那样的状况一直维持到我14岁那年，在成为中学生的第一个暑假里，我突然觉得自己已经长大成人了，于是拿起镰刀，变成了新河生产队的一名临时社员。大姐那时已经开始她的第二次幸福婚姻，她特意编织了一顶花纹漂亮的草帽，作为礼物送给我，并在当生产队长的姐夫面前极力游说，使我在下生产队劳动的第一年就被评为五级半，也就是每天能记五个半工分，超过一个全劳力的一半工分了。

姐弟之间那层无形的隔膜从此烟消云散，大姐的心里一定涌动着一种难言的喜悦，她的曾经“异类”的弟弟终于回归到数千年农业文明所形成的价值圈子中，成为和她一样以田间生产劳动为唯一高尚事业的一员了。

青松一样的形象

多年前某个夏季，二哥的一船稻谷在乡粮站验上一个特优等级，卖了好价格。等我春节回家乡，他一见面就告诉了我这个喜讯，激昂的神情就像贴在墙壁上的年画那样新鲜，仿佛这一过去了大半年的事件就发生在半个小时之前那样。粮站验粮历来十分苛刻，不要说特优

等级，就是普通等级都甚为难得。验粮员不是说谷粒不够饱满，就是嫌水分重燥度不足，总之让你好话说尽，有时还在粮站前的水泥场里晒上几小时，才能勉强合格，验收进库。一船的稻谷特优等级比普通等级贵出好几百元钱呢，二哥兴致勃勃地说，静龙，你知道我为什么能验个好等级吗？这还用问，当然是因为你的谷子太好了。我的回答不假思索。二哥嘿嘿地笑了几声，脸上露出农民式的狡黠笑容，凑过脸悄声告诉我说，我打了一条乌梢蛇，十多斤重的一条大蛇，我把它送给粮站的验粮员了。在二哥看来，一条在旷野里到处游走的乌梢蛇换来满船稻谷的特优等级，是一个了不得的辉煌胜利。二哥的一生就是这样战无不胜，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大大小小的胜利连续不断，无穷无尽。

回忆使我清晰地看到了二哥年轻时期的形象。作为生产队同龄人中第一个被评为全劳力而每天记上十个工分的英俊青年，二哥深受同村年轻姑娘们的青睐，不仅如此，他在家也得到了我们兄妹五人中最良好的待遇。年景好的时候，腊月里我们家就会宰一头猪。父亲像将军一样指挥着他的儿女们，把那头可怜然而愚蠢的猪从猪圈里驱赶出来，然后把它捆翻在长板凳上。板凳下面已经放好一只大木盆子，木盆子里盛着浅浅的清水。不久以后，随着猪的嚎叫声，殷红而温热的鲜血就会从猪的咽喉那儿的刀口里一股一股地喷涌出来，注入那只木盆，直到血尽盆满，然后成为我们饭桌上的美餐。开始几年，家里都是请屠户，后来有一次，父亲去请屠户，左等右等不来，二哥等得心焦，就自己动手，用一把杀羊的尖刀把猪宰了，从此再不叫屠户。二哥磨快刀子，让我们姐弟几人压住猪的身子，刷的一声，他就把锋利的尖刀捅进猪身。我比二哥小七岁，当时吓得瑟瑟发抖。当长长的刀柄没入猪的咽喉刀尖刺进猪的心脏的一霎间，我浑身战栗的程度一定超过了猪的战栗。那时有个样板戏，把十八个新四军伤病员比喻成十八棵顶天立地的青松，二哥的形象在我心目中从此就像十八棵青松那样高大起来。晚霞满天炊烟升起的时候，母亲用绍兴黄酒清蒸了猪心，让二哥独自享用这营养而美味的佳肴，而父亲和我们只能在一旁吃猪心炖粉条，还有肉少萝卜多的所谓大盆红烧肉。

二哥还有一手阉鸡的绝活。农村里养鸡，一群公鸡一般留一只种鸡，剩余的都要阉掉。阉过的公鸡丧失了性功能，心里不野骚了，就

会安安分分地长肉。阉鸡在春末夏初，正是青黄不接肉味久疏的荒季。从公鸡身上摘下来的那两只肉粉色的小小睾丸，用白瓷盖子在饭锅里蒸得热气腾腾，那香味就像冬天的北风飕飕地往人骨子缝里钻。可这睾丸照例属于二哥，母亲会在我的耳边一遍遍地说，小孩子是不能吃睾丸子的，吃了睾丸子就永远也长不大了。我还在可怜巴巴地上着小学，当然属于小孩子之列。我实在不明白吃鸡睾丸子与人长大长不大有什么关系，但一个男人如果像武大郎那样永远长不大是令人畏惧的。所以每次我总是在馋涎欲滴而又胆战心惊中，眼睁睁地看着二哥把香味扑鼻的睾丸子一口一口地、细嚼慢咽地吃了下去。若干年之后，当我也能以临时社员的身份下队割稻种田了，母亲才开始允许我和二哥分享这一美食。直到那时，我才明白鸡的睾丸不但肉味鲜美，而且营养丰富，是当时农村里不可多得的补膳之一。二哥是家里除了父亲之外的顶梁柱，是全家的重点保护对象，以膳进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二哥对此心知肚明，所以他寻找着一切机会给我以补偿。在大雪纷飞的冬季，他制作了大量的铁夹子去捕捉黄鼠狼。黄鼠狼的皮毛质地良好，晾干了可以拿到供销社卖钱，而那香喷喷的黄鼠狼肉，他总是拣最精最好的，一块块挟到我饭碗里。也许冬闲季节，人们不再在乎补不补身子了，哪怕家里的顶梁柱也一样，鲜美的肉食就可以从二哥的嘴里漏到我的嘴里，漏到父母亲和其他兄妹嘴里了。于是我一边大嚼大咽，一边对二哥感激涕零，二哥的形象在我心目中再次变得无比高大光芒四射。二哥总是这样，不但在生产队里是一个成功者，在我们兄妹中也是一个胜利者，他的胜利无处不在，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我家院子里曾经种植过一棚葡萄，当年就根深藤茂，次年结出了葡萄，等到第三年，满棚微紫半透明的葡萄，一颗颗跟水牛眼睛一样，硕大无比而又富有生气，在渐趋成熟的日子让我望穿秋水。在许多年里，我怪异于自家葡萄过于旺盛的良好长势，直到它在岁月的流逝中终于显出败势，被二哥砍掉改种桃树时，才得知二哥曾经把生产队里一头死于母腹之中的小牛犊，偷偷埋在葡萄树下。那头可怜小牛的灵魂伴随尸体腐解的丰富养分在藤蔓上攀援不息，然后变成一颗颗硕大无比的紫葡萄，在阳光雨露中生气勃勃地观察世界，最终成

为人们的腹中之物。这一消息让我的胃部呈现出一种翻江倒海般的痛苦感觉，直到二十多年后的今天，葡萄这个名字总让我和水牛的眼睛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还有那棵桃树，嫁接之后，结出了满树色彩红艳水汁饱满的水蜜桃。当母亲把洗干净的桃子放进我手里，我立即警惕地问二哥，是不是又在树下偷埋什么死猪死羊死牛了？二哥对我哈哈大笑，连说没有没有。可我还是心有余悸，仔细察看手中的桃子，左看右看确实不像任何动物的眼睛，这才放心大胆地吃起来。可我后来还是得知，二哥曾经把一大盆生猪血泼在了树根底下。绵延数千年的农耕文化让人们对于诸如生命轮回、生生不息这样的道理深信不疑，也许现代科学并不能完全分析和解释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人类有限的认知永远只是森林中的一片树叶。否则，怎么解释水蜜桃何以如此鲜红欲滴，紫葡萄一开始就给我以水牛眼睛的联想呢？二哥的哈哈大笑似乎内容丰富、意蕴深奥，可惜当时我只不过把它简单地理解成是二哥对我的又一次胜利捉弄了。

在我的学生时代，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一直是对正面人物的至高评价，我绝对认为这两种精神在二哥的身上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虽然说男人并非永远是强者，但我确实从没发现二哥有脆弱的时候。大队里总是开会，可常常纪律松弛会场混乱，甚至有人跳上“司令台”抢夺话筒；放映露天电影时，男青年就摸女人的胸脯和屁股，有人趁机偷人家钱夹子。每当此时，当民兵连长的二哥就会一声呐喊，像许多年后泛滥成灾的武打片中那些身怀绝技的大侠那样，从人们身上飞跃而过，直扑出事地点，混乱的场面于是很快得到控制。腊月里，大队民兵集训，二哥和大姐每人肩上挎着一支乌黑锃亮的步枪回家，让全村的人万分羡慕和敬仰。残阳如血，晚霞千里，二哥大踏步走在返家的乡道上，脚下尘土飞扬，完完全全是一位凯旋而归的顶天立地的英雄形象。我的大姐紧跟在二哥身后，倒像一个矮小的警卫员，高大的步枪不但未能显示她的飒爽英姿，反而衬托出女性的柔弱来了。

终于有一天，二哥的形象在我心目中到达了光辉的顶峰，从此像十八棵青松那样风吹雨打岿然不动了。那是一个令我终生铭记的暑假，旷日持久的田间劳作已经使我年少的头脑和身躯沉浸在麻木的疲惫之中，当公社的高音喇叭在村口嘹亮地响起，黄昏的阳光依然强烈